

老 山 界^{*}

(一九三六年八月)

听说要爬一个三十里高的瑶山，地图上叫越城岭，土名叫老山界。

下午才开始走，沿着山沟向上。前面不知为什么走不动，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，又要停下来等。队伍挤得紧紧的，站得倦了，就在路旁坐下来，等前面发起喊来了“走走走！”于是再站起来走。满望着可以多走一段，但不到几步，又要等下来。天色晚了，许多人烦得骂起来、叫起来。

肚子饿了，没有带干粮，我们偷了一个空，跑到前面去。

地势渐渐更加倾斜起来，我们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纵队，跑到“红星”纵队的尾巴上，要“插”“红星”的“队”，是著名的困难的。恰好路旁在转弯处，发现了一间房子，我们进去歇一下。

这是一家瑶民，住着母女二人，那男人大概因为听到过队伍，照着习惯，跑到了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。

“大嫂，借你这里歇一歇脚。”

“请到里面来坐。”她带着一些惊慌的神情。队伍还是极其迟慢地向前行动。我们便与瑶民攀谈起来。照我们一路上的经

^{*} 这是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写的一篇回忆文章。

验,无论是谁,不论他开始怎样怕我们,只要我们对他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,无不转忧为喜,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。今天对瑶民,也要来试一试。

我们谈到红军,谈到苛捐杂税,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民信仰自己的宗教,残杀瑶民,谈到她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,那女人哭起来了。

她说:她曾有过地,但是,从地上给汉人的统治者赶跑了,现在住到这荒山来,种人家的地,每年要交特别重的租。她说:“广西的苛捐杂税,对瑶民特别的重,广西军阀特别欺辱瑶民,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,我们就不会吃这样的苦了。”

她问我们饿了没有。这个问题提得正中下怀。她拿出仅有的一点米来,放在房中间木头架成的一个灰堆——瑶民的灶上,煮粥吃。她对我们道歉,说是没有米,也没有大锅,否则愿意煮些给部队充饥。我们给她钱,她不要。好容易来了一个熟识的同志,带有米袋子,内有三天粮食,虽然明知前面粮食困难,我们还是把这整个的米袋子送给她。她非常喜欢地接受了。

知道部队今天非夜行军不可,她的房子和篱笆,既然用枯竹编成的,深怕有些人会拆下当火把点。我们问了瑶民,知道前面还有竹林,可做火把,就写了几条标语,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,要我们的部队不准拆屋子篱笆做火把,并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火把。

粥,吃起来十分鲜甜,因为确实饿了。我们也拿碗盛给瑶民吃,打听前面的路程,知道前面有一个地方叫雷公岩,很陡!上山三十里,下山十五里,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山脚下呢。

自己的队伍来了,我们烧了水给大家吃干粮,一路前进,天

墨黑才到山脚，果然有很多竹林。

满天是星光，火把也亮起来了，从山脚向上望，只见火把排成许多“之”字形，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，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。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！

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的陡了，不由得浑身紧张，前后发起喊来，助一把力，好快些把山上完！

“上去啊！”

“不要掉队啊！”

“不要落后做乌龟啊！”

一个人的喊声：

“我们上天了。”

大家听了笑得哈哈的。

在“之字拐”的路上一步步上去。向上看，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；向下看，简直是绝壁，火把照着人们的脸，就在脚底下。

走了半天，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。传来的话说，前面有一段路，在峭壁上，马爬不上去。又等了一点多钟的光景，传下命令来，就在这里睡觉，明天一早登山。

就在这里睡觉，怎么行呢？下去到竹林里睡，是不可能的。但就在路上睡么？路只有二尺宽，半夜里身体一个转侧不就跌下去么？而且路上的石头又是非常的不平，睡一晚准会痛死人。

但这是没有办法的，只得裹了一条毯，横着心睡倒下来，因为实在疲倦，竟酣然入梦了。

半夜里，忽然醒来，才觉得寒气凛冽，砭人肌骨，浑身打着战。把毯子卷得更紧些，把身子蜷曲起来，还是睡不着。天上闪

烁的星光，好像黑色幕上缀的宝石，它与我是这样的接近啊！黑的山峰，像巨人一样，矗立在面前，在四周，把这个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。上面和下面，有几堆火没熄；冻醒了的同志们正在围着火堆幽幽地谈话，除此以外，就是静寂，静寂得使我们的耳朵里有嘈杂的，极远的又是极近的，极宏大的又是极细切的，不可捉摸的声音，像春蚕在咀嚼桑叶，像马在平原奔驰，像山泉在呜咽，像波涛在澎湃。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。

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，说是准备出发，山下有人送饭上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“抢”了一碗来吃。

又传下命令来，要队伍今天无论如何越过这座山，因为山很难走，一路上必须进行鼓动，督促前进。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，立即写标语，分配人到山上山下各段去喊口号，演说，帮助病员和运输员，以便今天把这笨重的“红章”纵队运过山去。忙了一回，再向前进。

过了不多远，看见昨夜所说的“峭壁上的路”，也就是所谓“雷公岩”，果然陡极了，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，只有尺多宽。旁边就是悬崖，虽不是很深，但也是怕人的。崖下已经聚集着很多的马匹，都是昨晚不能过去，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才过去。有几匹马曾从崖上跌下去，脚骨都断了。

很小心地过了这个石梯，上面的路虽然还是陡，但并不陡得那么厉害了。一路走，一路检查标语，我慢慢地掉队，顺带地做些鼓动工作。

爬完了这很陡的山，到了平梁，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。恰巧来了一个瑶民，坐下谈谈。知道还差得远，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。

昨天的晚饭,今天的早饭,都没有吃什么。肚子很饿,气力不加,但必须贾余勇前进。一路上,看见以前送上去的标语已经用完,就一路写着标语贴。疲劳得走不动的时候,索性在地下躺一会儿。

快要到山顶,我已经落得很后了。许多运输员都走上了前头。余下来的是医院和掩护部队。医院这一部分真是辛苦,因为山陡,病员伤员都要下了担架走,旁边有人搀扶着。医院中工作的女同志们,英勇得很,她们还是处处在慰问和帮助病员,一点也没有疲倦。极目向来路望去,那些小山都成了矮子。机关枪声音很密,大概在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,五、八军团正与敌人开火。远远的,还听见飞机的叹息,大概在叹息自己的命运,为什么不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显显身手呢!

到了山顶,已是下午两点多钟。我忽然想起,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,写着某年某月某日,红军北上抗日,路过此处。我大大地透了一口气,坐在山顶上休息一回。回头看看队伍,没过山的,所余已经无几,今天我们已有保证越过此山。我们完成了任务,把一个坚强的意志,灌输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,饥饿、疲劳、甚至伤病的痛苦,都被这个意志所克服,不可逾越的老山界,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所战胜了。

下山十五里,亦是很倾斜的,我们一口气跑下去,跑得真快。路上有几处景致极好,浓密的树林中间,清泉涌出像银子似地流下山去,清可见底。如果在此筑舍避暑,是再好也没有的了。

在每条溪流的旁边,有很多战士们,用脸盆、饭盒子、口杯煮稀饭吃。他们已经很饿了。我们虽然也是很饿,但仍一气跑下山去,一直到宿营地塘坊边。

老山界是我们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。这个山使部队中开始发生了一种习气，那就是用脸盆、饭盒子、口杯煮饭吃煮东西吃，这种习气直到很久才把它革除。

但是当我们走过了金沙江、大渡河、雪山草地之后，老山界的困难，比起这些地方来，已是微乎其微，不足道的了。